



對於章嘉大師之認識

道源

章嘉大師常在北方——五臺山，我則常在南方——江浙等省，對於大師只聞其名未見其面。二十六年，我至北平，不久即發生「七七事變」，中日戰興，大師隨政府去四川，我則淪陷於北平，與大師仍未見面。抗戰八年，終於勝利，政府還都南京。中國佛教會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，大師當選為理事長。是時我在張家口雲泉寺，被選為察哈爾省會理事長。但是在開第一屆代表大會時，察哈爾省分會，是請別人代表參加的，我未曾出席，故大師仍未見過面。

章嘉大師圓寂專輯

宏教垂範

嚴家淦

聽說大師當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，我當時發生兩種感想：一則是悲歎，悲歎太虛大師圓寂之後，我們「和尚」界中沒有領袖人物了！假若「和尚」界中有人，決定不會選一位「喇嘛」來作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的，站在「和尚」的立場上，故不勝其悲歎！一則是歡喜，歡喜大師當選為理事長，實在是深慶得人！因為我們佛教自進入民國以來，即徹底變成一個無保障的弱者，常被外界欺負侵陵，大師在蒙古是最高級的活佛，在政府是黨國元老，無論是「和尚」是「喇嘛」總是出家人；在出家人中，能找出這麼二位在地方上有勢力，在政府中有地位的人，來作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，實在是難得的，假若再有「廟產興學」類似的災難發生，大師保護佛教的力量，一定是很大的。站在佛教的立場上，故不勝其歡喜！這是我在大陸上對於大師未曾見面時之認識。

我來臺後，初住臺北十普寺。但不久即患一場重病，幾死之餘，乃遷居八堵海會寺，以易地療養。此後很少去臺北。大師雖駐錫於臺北，但仍然未見一面。

迨至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改選，大師聯任理事長，我則被選為理事。既辭不獲准，乃帶病出席，以表示擁護佛教會之意。在會場上，第一次得親大師之面。看見大師之面貌莊嚴，態度雍容，舉止大方，談吐溫雅，適與我想像中之大師相反。蓋凡一般人，鮮有不被環境轉易者；如做官者則有做官者的架子，為師者則有為師者的威嚴，是皆於不知不覺中養成的一種習氣。大師在蒙古，其地位之高，無與比擬；在政府乃是總統府的資政，在他的環境中，一定會養成一種高尚我慢的習氣的。而今則太不然，非有大善根大修養者，曷克如是。這是我對於大師見面之後的認識。

四十四年夏天，中國佛教會組織一個弘法團，由大師領導，往中南部弘法。於六月七日，由臺北乘火車出發，先後至岡山、鳳山、屏東、高雄、臺南、雲林、北港、南投日月潭、嘉義、彰化、員林、臺中、豐原、苗栗、新竹、桃園等十餘縣市。歷時二十五天。我與大師亦共同行止二十五天。這一次總算真認識了大師。

在未出發之前，有中國佛教會之公函，教我參加。我是時不但有心臟病，而且左腿不時酸痛；雖然不是步履維艱，但是在上臺階時，總覺左腿沉重；是故謹以疾辭。嗣有吳仲行居士王均一居士來勸行；又有羅桑益西居士陳靜軒居士代表大師來邀約；在人情難却之下，不得已勉應之。但是在他們走了之後，我自己在考慮了：一個是喇嘛，一個是和尚，一個是密宗，一個是顯教，無論在生活上在佛法上，都有其不同的習慣。一旦合作，未有不發生磨擦的。在這五六月間旅行，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，而且是由北部往南部走，豈不是越走越熱？又不是一个兩天的短時間，預定二十五天之久；飲食起居，都成問題；此行一定要受大苦的。設若因習慣不同，我與大師有了意見，結果是不歡而散，那我去受這一場大苦，豈非冤枉？然而我已答應了，怎好再辭呢？於是在詳細考慮之下，決定一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辦法，就是給大師當一名「隨員」，慎始慎終，總以完成任務為目的。

決定之後，於六日下午，先到臺北十普寺。是日晚，由大師備辦素齋，與諸團員餞行。但是大師自己不吃！我纔知道大師是「過午不食」的！不但是「過午不食」，而且是「日中一食」！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了！在我的想像中，喇嘛是吃肉的！而大師不是普通的喇嘛，乃是「特別的大喇嘛」，而且是以「隨緣不變」！他的生活，一定是養尊處優，早已官僚化了，那裏知道他能以「隨緣不變」，確守出家人的本分，而這樣精嚴戒律呢！驚佩之餘，我給大師當「隨員」不再是勉强的了。

出發之後，每到一個地方，皆有盛大的歡迎。大師坐在小汽車內，前面是音樂隊開道；音樂是步行的，小汽車亦步行化了。兩邊的人群，還要爭着看活佛，於是小汽車被包圍了一點風也沒有了，差不多像一個蒸籠！與大師同車的人，皆熱不可耐，亦下車去步行了。獨大師處之泰然！且從來沒有看見大師出過汗！若無定力，曷克如此！

此行最苦的事再莫過於「吃齋」了！上二十多樣菜，坐兩三個鐘頭，結果沒有飯吃。中午沒有飯，大師固然沒有吃；可是下午有飯大師也不吃了。一天如是，天天皆然；從來也沒看見大師吃過甚麼點心。不有定力，焉能如此！

到了日月潭，住在龍湖閣樓上。南投縣縣長蔡鐵龍先生，請大師去看著準備修建「三藏塔寺」的基地。大家都在等着出發，而大師忽然不去了！我去問大師？大師說：「他們教我去「破土」，佛教會尚未決議，我如何能去破土呢？」我說：「沒有聽說請大師去破土呀」。大師說：「門口不是貼着很大的標語嗎？」我出來一看，果然貼着大張紅紙，寫的是「請章嘉活佛舉行三藏塔寺破土典禮」。於是我問蔡議長：佛教會尚未議決，你們怎麼可以請大師舉行破土典禮呢？蔡議長說：這是鄉公所隨便寫的。於是由蔡議長負責，只是去看看地勢好不好，決不是去破土。大師纔起身出發。由是可見大師做事，是如何的細心，如何的認真，如何的尊重佛教會了。



獅紋絕響

本月五日常晨，我在南部版的中華日報上讀到章嘉大師圓寂的消息，載明係四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入滅，聆斯噩耗，身心整個震撼，淚珠奪眶而出，情緒惡劣，簡直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了！

大師對於筆者，並無特殊淵源，我哀痛的原因，覺得反共抗俄的戰爭，已經勝利在望，各個部門應該配合國策，準備大陸重光後，按部就班實施，現在大師溘然示寂，縉素同道們，失去中心，彷彿獅紋絕響一樣。雖然大師生滅幻相不同常人，但轉世的一節，仍有一個遙遠的時間。

只要念過幾天書的人，誰都知道，中華民國是由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所組織成功的一個國家，佛教也有顯密兩大宗派，中原地區，多半顯教，蒙藏等處，皆是密宗轄區，那邊雖然同一版圖，惟風俗，習尚，語言，文字，均不相同。密宗，又稱喇嘛教，計有四大支柱，如前藏拉薩的達賴，後藏扎西倫布的班禪，外蒙庫倫的哲布尊丹巴，內蒙就是章嘉呼圖克圖，擁有的內蒙四十九旗，青海廿九旗的廣大信徒。駐錫地係在多倫。本名羅桑班殿丹畢蓉梅，於民國前二十二年誕生於青海大通縣，為第十八世章嘉之轉世身，經冊封為第十九世章嘉，在前清時代，大師已由皇上勅封為「灌頂普善廣慈大師」，民國建立，北洋政府於「灌頂普善廣慈」之封號下，

在日月潭住一宿，次日上午無事，我與大師由閒談而談到佛法；一談談了兩三點鐘，大師認為是三十年來最最快活的一天！蓋大師在北方時，別人見了他，只是禮拜恭敬，沒有人敢同他談佛法。到了南方，遇到人總是說些客氣應酬話，也沒有人同他談佛法。今天同我大談一番，真是痛快之至！我亦由是更進一步的認識：大師的學問，非常淵博！他精通蒙古、滿洲、西藏三種文字。大師的佛法，非常高深！他對於密宗與顯教，講的圓融無礙。

我與大師同行了二十五天之久，見到大師的超人處很多，現在不過略舉其二三而已。大師在世時，我不願說這些類似恭維的話，因恐有諂媚之嫌。現在大師圓寂了！我把我所認識大師的長處寫出來，以紀念我們佛教中的一代偉人！

寫這篇紀念文時，我的識海中，忽然翻起了十年前的舊波浪！現在中國佛教會的喇嘛領袖圓寂了，和尚中有沒有領袖出來呢？不勝馨香禱祝之了！

月基

再加「宏濟光明」四字，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，更另封「淨覺輔教大師」之德號。民國十九年，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，廿一年，特任蒙旗宣化使，廿四年，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，廿六年，擔任國府委員，抗戰軍興，大師方在五臺山，日開雖多方誘逼，不為所動，聞關南下，追隨政府，共赴國難。旋受命宣化蒙旗，設公署於成都。道德音於塞上。卅四年，參加中國佛教會之整理重建工作，與太虛大師協合無間。抗日期間，大師站在佛教立場，翊贊抗戰大計，號召蒙藏同胞，貢獻良多，卒能達成聖戰之目的。

勝利還都後，政府為崇德報勳，於卅六年，加封「護國淨覺輔教大師」之尊號，並頒給金印金冊。

卅五年，大師連任國府委員。實行憲政後，任總統府資政，國民大會代表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，及蒙旗宣化使等職。經政府頒發一等大綬續玉助章，一等景星助章，勝利助章，足徵國家對大師崇敬益隆，倚畀正殷。

卅六年，中國佛教會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於南京，大師當選為理事長。四十一年召開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於臺北市，大師仍當選連任第三屆理事長，領導全國佛教徒，以及信仰佛教的人民，致力於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之大業。

章嘉大師的歷史，固然輝煌，但他的世族，更是了不起的；其第一世名尊達，釋迦牟尼佛降生印度時，就追隨世尊聽經聞法，為證過羅漢果的